

爱格
Aigirl

当我决定与你共度余生时，
我就做好面对一切的准备。

摘星

林笛儿 / 作品

Reaching
for the stars

III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摘星

林笛儿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摘星. 3 / 林笛儿著. —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93-0001-2

I. ①摘…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6580号

责任编辑：王聪

特约编辑：唐瑜

策划编辑：付婷

封面设计：杨平

封面绘制：Lost7

内文设计：罗晓芸

出版发行：群言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100006）

网 址：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http://qycbs.shop.kongfz.com>（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22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193-0001-2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contents | 目录

001	第一章	流光容易把人抛
023	第二章	最是秋风管闲事
044	第三章	雪云乍变春云簇
066	第四章	乱花渐欲迷人眼
093	第五章	点水蜻蜓款款飞
117	第六章	更吹羌笛关山月

139	第七章	谁念西风独自凉
162	第八章	海到尽头天作岸
182	第九章	角声满天秋色里
206	第十章	此心安处是吾乡
241	番外	
255	后记	一路星光做伴

第一章 流光容易把人抛



生活真是一地鸡毛！

诸航在跨进启程幼儿园大门时，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然后，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启程幼儿园占地一万平方米，位于风景如画的临江湖畔，充满童趣的设计和过硬的师资力量，以及齐全的现代化设施，不说在宁城，就是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难得还是双语教学，难得还有俊朗阳光的男老师。

男老师可是一个非常炫目的亮点，现在的孩子太娇惯，整天和女老师待一起，男生们一不留神就成了伪娘，女生们个个都有做林妹妹的倾向。很多家长呼吁要改变这种现象，启程幼儿园勇敢地担当起改革的先锋。

诸航也是冲着这点才把恋儿送到这里的，她不是担心恋儿会成为林妹妹，她是觉得女老师对付不了恋儿。

说起恋儿，诸航一个头两个大。虽然戏称帆帆是坏家伙，但与坏家伙一比，恋儿简直就是恐怖分子。只有在她睡着的时候，诸航的心才敢款款落地，平时，都是悬在嗓子口的。平均来说，一天三小祸，三天一大祸。幸好住处够大，场地

宽阔，还没祸及街坊邻居。

诸航和卓绍华探讨，教育要因人而异，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用一种模式，恋儿可能适合“棍棒之下出人才”？卓绍华含笑看着她愁眉苦脸的样子，宽慰道：

“恋儿只是好奇、好动，等她再大点，懂的东西多，自然就好了。”

“那我们早点送她入学。”被首长这一点拨，诸航下了决心。

“你确定？”俊眉一扬，嘴角的笑意更浓了，“恋儿才三岁。”

恋儿生存能力强，估计扔沙漠里也活得下去。知女莫若母，诸航一点也不担心。

恋儿真没让诸航失望，第一天上学，别的孩子哭得像生离死别，妈妈们也是泪盈于睫，恋儿表现得非常淡定而又从容，主动伸出胖嘟嘟的小手，由着老师牵着进了教室。

一道道羡慕的目光朝诸航看来，诸航回以谦虚的微笑，很有母凭女贵之感。

第一天，天高云淡。第二天，风平浪静。从幼儿园回来的恋儿头发没乱、衣服没脏。唐嫂给她拿点心，她也没像饿狼一样。诸航觉得此女可教也，从此以后，岁月安谧静好。

第三天的下午，诸航接到了老师的电话。诸航听着老师的声音很有点气急败坏，快接近语无伦次。“卓亦心妈妈，无论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事，人在哪里，都请你来幼儿园一趟。所谓三岁看到老，这件事可能会影响到卓亦心以后的人品。”

“她把小朋友打伤了？”诸航能想到的最严重的事莫过于此。

“比这严重十倍。”

诸航傻住，三岁的恋儿能有多大的力气，竟然能闹出人命案？“你们报警没有？”她的心都不会跳动了。

“见面再细谈。”

没敢惊动首长，怕吓坏唐嫂，诸航悄悄喊上勤务兵吴佐，一个人坐车来了。

还有十米，就是恋儿的教室。校园里，歌声、笑声、琴声，在树荫之间穿梭着。午后的阳光正以优美的波长，投射在秋天的银杏树上，反射出一种娇嫩的生命之骚动。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呀，如果没接到老师的电话。

诸航硬着头皮，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前走。每一米，都像行走在峭壁上，步步艰辛。窗户里伸出一个个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走廊上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陌

生人。

“卓亦心妈妈，这里！”一头银发的园长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出来，向诸航点了点头。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诸航忐忑地笑笑，走进办公室。恋儿鼻子贴墙站着，她似乎不愿配合，在雪白的墙壁上踢出一个个黑脚印。一个脸涨得通红的女老师愤怒地把目光从恋儿身上转向诸航。

没有血迹，没有伤亡。诸航暗暗松了口气。

“具体事情让吴老师来说吧！”园长看看恋儿，喊道，“卓亦心，你先出来一下。”

“不，让她留在这儿。”诸航拦住。

“她毕竟是个孩子，有些话听到不太好。”园长皱着眉头，以一个幼儿教育家的口吻说道。

“但错是她犯的，她必须面对一切后果。”诸航坚持。

恋儿扬起小下巴，看着诸航，扁扁嘴，眼眶里泛着泪光，却倔强地不肯让眼泪落下来。

园长与吴老师交换了下眼色，两人都坐了下来。

吴老师平缓了下呼吸，说道：“今天是开学第三天，对于小小班的孩子，我们在课业上不作要求，但是午饭后，一定要集体午休。卓亦心跑过来对我说，她不睡觉，她要去外面玩。如果我不同意，她就要把我的秘密告诉园长。你……你说，这是不是敲诈行为？”

诸航咽了咽口水，问道：“前两天她睡了吗？”

“前两天小朋友们还没适应，一直在哭闹。今天是第一天要午休。”

诸航沉吟了下：“那你有秘密吗？”

“卓亦心妈妈，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这样子，并不能掩盖你孩子的劣迹。”吴老师严重抗议。

诸航反倒淡定了，她转脸看向园长：“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精英老师？在词典里，敲诈这个词的意思是用暴力、恐吓手段以及滥用职权等，从一个不情愿的人手中索取财物。你认为她用这个词来形容卓亦心的行为恰当吗？”

园长的脸一时间有点僵硬，瞪了吴老师一眼：“吴老师的用词也许不太恰当，但是卓亦心的行为实在令人惊愕，她才三岁，假以时日，真是不敢想象。”

“你有问过卓亦心为什么这样做吗？”

园长怔住：“这还要问，她的目的不就是不想睡觉？”

诸航招手，恋儿揉揉眼走过来。“告诉妈妈，为什么要对吴老师那样说？”

“因为我从来不睡午觉，就是唐婶把我硬按在床上也不行，我会叫得其他人都睡不成。我告诉吴老师，我会影响其他小朋友，我可以一个人在外面玩玩具，不出声。吴老师说不行，小朋友必须听老师的话。我说你也没听园长奶奶的话，我看见你和隔壁班的叔叔老师在教室外面玩亲亲。唐婶说小孩子看电视里玩亲亲眼睛会长鸡眼，园长奶奶那么和蔼可亲，才不会让我们长鸡眼。后来……吴老师就把我揪到这里了。”恋儿的音量越说越高，单薄的双肩直抖，又激动又委屈。

园长目瞪口呆，才三岁的小娃娃，伶牙俐齿，语句通顺，有标点的地方自然换气，大段的回答，抑扬顿挫，有条不紊。另一边的吴老师则是气得脸上红一块，紫一块，都快没人色了。

诸航轻轻“嗯”了一声，双目突然凛冽地一眯，腰杆挺直，目光咄咄地看着园长和吴老师：“卓亦心是没有成年，但不代表她没有发言权和选择权。园长和老师都没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就胡乱下了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幼儿园不是法院，它应该是让孩子开开心心玩耍、快快乐乐学习，教导他们心理健康、心情阳光的地方，现在呢？我想你们应该向卓亦心道个歉。”

“你……诬陷、栽赃、颠倒黑白！”吴老师恼羞成怒，指着诸航，那双血红的眼睛中蹿起了熊熊火光，沾上一点就能烧个体无完肤。园长适时地拽住她，朝诸航抱歉地笑笑，弯下腰问恋儿：“园长奶奶今天错怪卓亦心了，卓亦心能原谅园长奶奶吗？”

恋儿歪着头想了想，点点头，主动伸出小手，握住园长的手：“我喜欢园长奶奶，不喜欢吴老师。”

真是个直白的孩子！诸航心中默默赞许。

事情似乎就这样解决了，但是听了园长下面讲的，诸航才知自己太乐观。

园长让吴老师先回教室，亲自陪着诸航和恋儿在幼儿园里漫步，介绍着哪幢楼里有哪些设施。说到最后，她叹了口气：“现在每家都只有一个孩子，个个娇贵着，办所幼儿园不容易。卓亦心妈妈，吴老师与同事在上课期间卿卿我我，我会处治。但，你没觉得卓亦心是个非常特别的孩子吗？她的智力与情商远远超过其他孩子一大截，我建议你还是给她换所幼儿园。在我们这里，她只会受到一般

教育，被普通对待，这会压制她的天性，你也不想这样，是不是？”

姜还是老的辣！这么合情合理而又充满褒奖的一番话，只透露出一个信息：恋儿被幼儿园劝退了。

看着这张阅历丰富而又笑得无比慈祥的面容，诸航举手投降。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呀，她轻敌了。她无奈地去办了退园手续，灰溜溜地牵着恋儿走出幼儿园。

可以早点回家，开心不过恋儿。“妈妈，我们明天还来上学吗？”似乎，她还不太相信这是真的。

诸航沮丧地摇摇头。

“后天呢？”恋儿整个人都亮了。

诸航沉默。

“以……以后恋儿都不用再上学？”恋儿抹去鼻尖上的汗珠。宁城的九月，炎热残留，知了在午后的树上欢快地鸣叫着，树叶一动不动。

如果恋儿有尾巴，诸航相信那尾巴正又摇又摆，快乐得找不到方向。“恋儿不喜欢上学？”

这个答案非常明显，每天早晨，恋儿都是用同情的目光目送着帆帆背起书包，诸航曾以为恋儿太小，到时就会自动纠正，看来是她想多了。“不喜欢，不，是讨厌。”恋儿的回答铿锵有力。

诸航心力交瘁、头痛欲裂。这小孩真是她生的吗？虽然刚刚自己说得义正词严，但那不过是一个妈妈对女儿的维护和偏心，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恋儿的行为确实是可怕的。她小的时候，可没这样迂回百折的心计，遇到事，了不得用拳头解决问题。诸航揪着恋儿，一把扔进了车里。

欢喜的小孩上了车，探过头去叫了声“吴叔叔好”。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吴佐看看诸航铁青的脸，知道恋儿又闯祸了，刮刮恋儿的小鼻子，摸摸头，让她乖乖坐好。

“妈妈，我们去买飞机吧！”恋儿不怕死地要求道。

恋儿是典型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小女生，去商场，布偶什么的，她从来视若无睹，倒是枪、机器人、飞机，一看到，腿就迈不动。开学前，诸航答应过她，好好上学，就带她去买飞机。这事，她记得很清楚。

诸航真想为恋儿的无畏无惧拍手叫好，她强作和风细雨：“今天太晚了，我

们明天再买，好吗？”

恋儿瞅瞅还很灿烂的斜阳，想了想，大度地答应了。开车的吴佐同情地从后视镜里瞥了眼恋儿。

礼貌地向吴佐道了谢，让迎出来的唐嫂继续做晚饭去，诸航把恋儿领进书房，关紧了门。恋儿不太明白妈妈为什么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大大的眼睛眨个不停。

“卓亦心，你想做个好孩子还是做个坏孩子？”诸航卷起一张报纸，准备当戒尺用。

恋儿是聪明的，当妈妈用学名称呼她时，就说明她做错事了，虽然她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很识时务地高声回道：“做好孩子。”

“隔壁的小西瓜上幼儿园中班，小红花、小红旗把家里的墙都贴满了。后面的小月饼上幼儿园小班，唐诗百首，从头背到尾。恋儿会什么呢？”

恋儿最讨厌小西瓜和小月饼，一个剪着西瓜头，看上去呆呆的，一个胖得像只圆球，才没有唐婶做的月饼可爱。“我会打仗。”

“最好最乖的孩子才能进军队，为国家站岗放哨、保家卫国。那些逃学、闯祸、无所事事、不学无术的孩子，最后只能一事无成。”戒尺握在掌心里上下挥动，虎虎生威。

恋儿粉嫩的小嘴张了张，突地低下头去，嘟囔道：“妈妈也不是好孩子。”

诸航火了：“你再说一遍？”

恋儿不服气地瞪过去：“爸爸天天上班、加班，唐婶洗衣、做饭，哥哥上学、做作业，妈妈只会玩电脑。”言下之意，和她差不多。

诸航只觉得一口腥甜涌到喉咙口，整个人差点没晕过去。

当卓绍华推开房门，看到的就是一大一小正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让谁的样子。恋儿一扭头，看到是爸爸，瞬间像颗出膛的小炮弹般扑过来，抱着卓绍华的双腿，小脸仰起，一张嘴，委屈憋不住，哇地放声号哭：“妈妈说恋儿是坏孩子，说恋儿无……耻。”毕竟小，“无所事事”这个词太绕舌，她拗不过来，选择用“无耻”来代替。

诸航气不打一处来。帆帆小时候，她还没有做妈妈的自觉性，一走就是很多

天。恋儿从一出生，她可是一天都没离开过，几乎是她一手带大的。她为此很骄傲、很自豪，觉得自己是天下最称职的妈妈。没想到，在恋儿眼中，她的形象渺小如斯，而经常不着家的首长，却伟岸如高松。“你不仅是坏孩子，还是个白眼狼。”哼，还学会睁眼说瞎话了。

恋儿不懂白眼狼是什么意思，本能地觉得不是好话，这下更加委屈，埋在卓绍华怀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卓绍华轻拍着恋儿的后背，柔声哄着，俊朗的眉一边上挑着，一双黑眸似笑非笑地看着诸航。诸航被他看得更是火光熊熊，扭头瞪瞪地上楼。

帆帆房间的门开着，俊秀的小男生坐在桌前，腰板笔直，正一笔一画地练毛笔字。

虚岁才七岁的帆帆，毛笔字写得已经相当有造诣，行云流水，波澜不惊。他可以头抬都不抬地在桌边一写半天，那种定力，不说还是个孩子，就连诸航也望尘莫及。

诸航都不知什么时候把那个叫作“坏家伙”的小孩弄丢的，仿佛不久前还赖在地上嚷嚷着要她背着走路，一转身，已是骨子里透出矜持的小小少年，再大点，估计就像学生会里的优等生一样，礼貌而疏远，斯文中带有刚毅，天生的气度不凡，让她看着就想上去揍一通。

上学有什么好？诸航在心里偷偷地嘀咕。

其实不意外，无论面容还是个性，帆帆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首长。很公平，恋儿像她，可是恋儿崇拜首长、喜欢首长。

诸航觉得自己的人生太失败了，她如此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到最后，俩小孩和她，像秋天和春天，没一点关系。

恋儿六个月时，卓绍华从网络奇兵副总指挥调任宁城军区第一领导，军衔升为中将。这次升职跨度很大，有点破格提拔的味道。不到四十岁的中将，军区里私下称他为卓帅。卓绍华的压力前所未有的，上任三个月，回北京开会数次，硬是过家门而不入。恋儿周岁那天，卓绍华匆匆地从宁城赶到北京，蛋糕还没端上桌，一通急电，他立刻飞回宁城。帆帆巴巴地追着爸爸的身影，恋儿小手在空中挥着，想要爸爸抱。那一夜，诸航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她给卓明和诸盈分别打了通电话，告诉他们她决定把家搬去宁城。

卓明沉吟了下，说这样也好。诸盈却是无限担忧，两个孩子呢，你带得过来

吗？

诸航很有自知之明，她说服唐嫂与自己同行。唐嫂的老公原先在苗圃工作，诸航想了下，也把他请过来工作。

宁城这边的住所有北京住所的两个大，前院住着警卫班和勤务兵，还有一位值班的副官，诸航和首长住在后院。诸航坚持前后院严格区分，她不是不配合工作，而是她认为家应该有家的样子。警卫班和勤务兵们轻易不来后院，副官有事需要汇报，才会过来。有时候，诸航回家，看着神情肃穆、荷枪实弹的警卫，总有种错觉——他们不像是保卫，而像是看守。

日子忙忙碌碌，也没怎么察觉，都来宁城两年了。

诸航记得搬过来时，宁城刚进入四月，满街飘着棕色的毛茸茸的东西，沾到皮肤，痒痒的。首长说那是法国梧桐的飞絮。法梧又称悬铃木，是起风的时候，法梧的树叶翻动，像一串串轻吟的音符。

如果用文章的体裁来比喻宁城与北京，诸航觉得北京是一篇四四方方的议论文，而宁城是一篇笔调婉转的散文，虽然它在历史的长河里也曾担当过浓墨重彩的角色。

诸航的个性不适合散文，但一天天地读，也就融进去了。宁檬取笑她为了家庭放弃自我，她反问道，难不成我要离家出走？

今天，诸航倒真有点冲动想离家出走。

诸航一生气就去打游戏，打得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她从不打那种耗神又耗钱的大型游戏，她玩简单而又便捷、可以让身心都得到发泄的“赛车”。驾驶着摩托车在电脑上疯狂地飞驰，键盘、鼠标在她的手上飞快地切换。摩托车的速度一百八十迈，迎面而来的车辆在弧度里闪过。一辆辆车被甩在身后，也有行人和警察。在一闪而过的瞬间，诸航用脚踹下警察，然后，得意地狞笑。

这是一种追风的感觉，很爽。

门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她没有抬头。这种有礼有节的行为，一定是帆帆。恋儿通常是砰的一声撞开门，然后，人是滚进来的。

帆帆手里拿着本书，她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下，是拼音版的《论语》。她气得把身子别过去，背对着帆帆。小孩子不看漫画，看这么枯涩的书，他就这么急着年老吗？

帆帆默默地看了她一眼，默默地打开书，依着她的背，低下眼帘。

窗户开着，香樟树的味道很浓，那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清香，和着晚风，幽幽地吹过来，让傍晚这个时刻，莫名地宁静、温和起来。

一分心，节奏没掌控好，摩托车翻下山坡，诸航愤怒地退出游戏。“妈妈，我作业写好了，你帮我签下字。”帆帆轻轻道。

“让你爸爸签。”诸航赌气道，谁让你长得不像我。

帆帆不出声，清亮的眼眸定定地看着诸航，看得诸航心里直发虚。无奈，她起身跟着帆帆过去。帆帆没上幼儿园，直接读的小学。他们并没有动用任何关系，而是帆帆的绘画天赋早早地就入了宁城几大名小的眼中，其中一所开出的条件就是破格虚六岁入学。算周岁，帆帆刚满四岁，卓绍华不同意，诸航却热血沸腾，一口就应下了。

帆帆今年读二年级，诸航看那生字，笔画复杂得不行，她不满地咧咧嘴，在字迹清逸的作业本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帆帆仰起头，对着诸航一笑，眼睛弯弯的，依稀有点当年“坏家伙”的影子，诸航忍不住俯身在他两颊上各印下一吻。

帆帆大了，知道脸红了，不过没有推开诸航，乖乖地让诸航抱着。诸航帮他换上睡衣，拧亮床前的小台灯。上学后，帆帆就不需要听睡前故事了，他自己看书。不像恋儿，每天不听篇“奥特曼打怪兽”，就不肯入睡。首长说恋儿骨子里有着一一种英雄主义，诸航觉得她就是精力太过旺盛。

浴室里，不知首长说了什么，恋儿笑得咯咯的。诸航对着天花板翻了个白眼，回房洗洗，也早早躺下了。刚合上眼，就听到细碎的脚步声一溜烟地过来，房门轰隆一下，身穿小碎花睡衣的恋儿扑在她床前，双手托着下巴。那手像白乎乎的馒头，手背上面各有四个小小的坑。

“妈妈，恋儿错了。爸爸说你是个很厉害的人，也是好孩子，恋儿以后要向你学习。”说完，她不由分说地在诸航的脸上印上一个带着口水的吻，然后，跑了。

诸航擦拭着口水，这算道歉？

床前站着一个人，成熟男性极富魅力的脸上一派温柔，眼里闪动着真挚深情的光，几乎要把人溺死在里边。

诸航闭上眼，命令自己无视。“首长，明天我要出去找工作。”她要找一份光明磊落、很受人尊敬的工作，不然，以后她有什么资格来镇住恋儿。

卓绍华在她身边躺下，抬臂想抱她，她拂开他的手，往里挪了挪，与他隔开一枕的距离。“诸中校……”卓绍华轻声一叹。

“不准叫我诸中校。”她算哪门子的诸中校，她是见不得光的诸中校。

房间里陷入一片静寂，两个人的呼吸细细长长。诸航知道首长在看她。两个人很少吵架，有时她挑起争执，首长总是缄默不语，就那么看着她，用宠溺、歉疚的眼神。于是，她就偃旗息鼓了。

不知过了多久，久到周围的空气好像都要凝固了，诸航才听到首长压抑的笑声，她讶然地睁开眼。

“诸航，你是在吃我的醋吗？”卓绍华笑着问。

诸航瞳孔微微一缩，像被踩到尾巴的猫，突地跳起。一双长臂伸过来，适时地将她揽进怀里。“我离开三个月，他们如常地吃饭、嬉戏，最多偶尔冒一句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头一转，又玩开了。你今天不过缺席了一次晚餐，帆帆朝楼上看了几十眼，恋儿问了十次妈妈呢，嚷嚷着这个那个要留给妈妈，你说他们更爱谁？”

诸航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不挣扎了。卓绍华轻柔地在她耳背落下一吻：“都说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子，我算不上成功，但没有你的陪伴，我的今天不是这番景象。诸航，你不知你对于我意味着全部吗？”最后一句话，完全是用气声发出的，听得诸航脸红心跳。

“不管谁欺负你，哪怕是帆帆、恋儿，我都会选择无条件地站在你这一边。”

“首长……”诸航猛然清醒，他这是在变相地取笑她幼稚。卓绍华很不厚道地哈哈大笑，诸航气得一脚蹬过去，决定再不理首长了。

“好了，好了，我道歉。不过，真的有点忍不住。”诸航明年三十，他瞧着就比初见时去了一点学生的青涩气，真的什么都没有变。是岁月厚待她，还是她的心态一直很端正？卓绍华觉得是后者。在她眼里，他职位的变动和她没什么关系。说起来，她并没有受到什么底荫，反而是妥协的那一个。

她还有一个名字叫“Wing”，Wing——翅膀、飞翔，这个名字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但他一直牢牢地记在心底。她愿意折去双翼，憩居经年，无非是因为在意他，在意这个家。

“诸航，你最近经常闹别扭哎！”手一下又一下轻抚着后背，从他的角度看

过去，线条优美得令人心动神迷。

“我愿意，受不了啦？”诸航翻了个身，眼中翻涌着挑衅。

“哪里，我甘之如饴！”首长的声音清淡疏离，但是贴身耳语，就有了一种旖旎的味道。诸航身子像被微小的电流穿过，抑制不住地一颤。首长轻笑，唇落了下来，徐徐地从颈间下移。诸航微微推了一把，慢慢放软身子，圈上他结实的前背。

首长的背很宽，摸上去肌肉有点僵。诸航心一紧。常期伏案工作，人的背脊得不到放松，肌肉就会僵住。首长是在办公桌后待的时间其实不长，肌肉这么僵，是神经习惯性地紧绷。首长是从国防生起步，走的是技术路线，后来展现出杰出、非凡的管理与指挥才能，才走上了领导岗位。这在一些从士兵到将军的人眼中，经历似乎不经看，再加上父亲卓明的位置在那儿，首长必须拿出成绩，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首长很少聊工作，回家后就是温和的父亲、温柔的丈夫，只有在这种肌肤相贴的时候，诸航才能感觉到他有多疲惫。

诸航叹了一口气，迎上卓绍华的热烈，先前的一点纠结不知何时，飘了，远了。天边，月亮升上夜空，落下一地的清辉。

门被轻轻地敲了两下，静夜里，特别清晰，沉睡中相拥的人猛地睁开眼睛，一起坐了起来。这已然成了一种习惯、默契，不会发问，不会惊慌。两个人对视了下，卓绍华披上晨衣，下床开门。

门外站着副官秦一铭，手里拿了份电话记录。卓绍华飞快地看着，冷声道：“我这就下来。”他回房换衣。诸航也已经起来了，接过他脱下的晨衣，把挂在衣架上的制服递给他。

“早着呢，你再睡会儿。”卓绍华看了下腕表，三点刚过。

诸航点点头，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首长紧拧的眉头来看，应该是很紧急的情况。

她不会叮嘱什么，但不管什么时候，都会静静地陪着首长走到前院。楼梯有点暗，两人都没开灯。在拐角处，两只手自然地牵到一起。二十级台阶，诸航在心中默数着。

中秋的深夜，清凉如水。门外，汽车已经驶出车库，明亮的车灯无声地照着

前方。

“秦中校，早上好。”诸航向站在台阶上的秦一铭打招呼。“早上好，诸老师。”秦一铭侧过脸，身子微微紧绷。

卓绍华回身，摸了下诸航的脸，低声道：“回屋吧！”

诸航捏了下他的手，他微笑，阔步上了车。秦一铭关上车门，朝诸航局促地颌首。

卓绍华共有六位副官，每个人分工不同，秦一铭负责生活和日程安排，算是和诸航接触蛮多的。每一次进后院，他都不由自主地神情僵硬。

诸航决定来宁城，卓绍华让秦一铭在后院辟出一块地，建了个小型的塑胶篮球场。首长忙得一天不过睡四个小时，却坚持每天回来查看篮球场的施工进度，每一个细节都过问。秦一铭知道首长膝下一子一女，小公子刚五岁，人比篮球大不了多少，这打球是不是早了点？

搬家东西总是多的，诸航选择坐高铁过来。军区去了三辆车接人，诸航是和首长一辆车走的，秦一铭忙着清点行李，也没和诸航打个照面。真正见到诸航，是第二天的早晨。

他刚跨进后院，就听到啪啪的拍球声。他绕过小楼，看到一个身着运动短装的女子潇洒地跃起投篮，篮球画出一道弧线，准准地投进篮筐正中。她似乎已经运动了有一会儿，几根发丝被汗浸湿贴在额头上。秦一铭站在那儿，只觉得她的身体、她的动作，甚至侧身让出包围圈的每一步，汗水挥洒的瞬间，都说不出地轻盈。秦一铭心想道，这人是高手。

随即，他纳闷了，每一个进入院中的人在警卫处都有登记，他记得昨天从北京过来的人中没有这样的一位女子。她是谁？

“介绍一下，这位是秦一铭中校，她是我的妻子诸航。”卓绍华拿着毛巾走了过来。

秦一铭大跌眼镜。

诸航运着球向他走来，“嘿！”她摆了摆手，及肩的头发一甩。秦一铭感觉，给她把剑，再披上斗篷，她直接可以飞檐走壁去了。

在做卓绍华的副官前，他跟过后勤部的李大校，也跟过干部处的刘少将。刘少将的夫人在劳动保障局工作，管人事的，为人做事，亲力和十足。李大校的

夫人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岁月在她姣美的容颜上刻下痕迹，却也让她的气质越发雍容华贵。卓绍华的才能、家世、容貌，在军中算是出挑的，秦一铭觉得这样的男子，不一定会娶李大校、刘少将他们夫人那样的，但肯定是门当户对的名媛，知书达礼，高贵端庄，温柔娴淑。他看着诸航，感到不能接受、不能理解，只能想，也许首长的品位异于常人吧！

秦一铭嘴巴张了张，“夫人”两个字怎么也出不了口。不是配与不配，而是在诸航的姓后面缀上“夫人”，听着很恶寒。听说她在家相夫教子，好像没别的工作。为怎么称呼诸航，秦一铭很苦恼。吴佐机灵，建议叫老师好了，又不会叫老了，又不会叫小了，又不叫轻了，又不叫重了。秦一铭分析了下，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不知为什么，诸航在听他叫了声“诸老师”后，眼瞪得溜圆，好像很不能承受的样子，不过也没说什么。但从此秦一铭见到诸航，就有点不自然了。

一大早，恋儿又做了件“大事”。唐嫂老公培育了一盆可以开出绿色菊花的珍稀品种，恋儿表示非常关注，提着自己的小水桶，来来回回十多趟，成功地让花溺亡。

诸航坐在餐桌边，淡定地边吃早餐边听唐嫂报告。“那么个小人力气还真不小，一桶水可不轻。以后估计也是个能吃苦的，提了那么多桶，一头的汗，没叫一声累。”

遇事从另一个角度看，性质就不同了，恋儿身上也是有闪光点的。诸航如此安慰自己。

唐嫂今天做了桂花南瓜粥、清爽三丝，点心是鲜虾蒸饺，这些都是宁城当季的早餐，食材新鲜，营养搭配也好。唐嫂来宁城后，乐此不疲地在南北菜系之间寻找一个个融合点。

帆帆和恋儿两人各加一杯牛奶和一个煎鸡蛋。帆帆早饭总是吃得很快，吃完自己上楼收拾了书包。帆帆书包很大，除了课本，他还要放上素描本、画具、宣纸、毛笔和墨汁。课业现在对于他来说不是最主要的，大部分时间，他在画画、练字、看书。诸航担心这些是否会负担过重，帆帆会不会吃不消，可帆帆却像很轻松，放学回家，会陪恋儿在花园玩一会儿，也会和诸航在球场打会儿球，每天按时睡觉、起床，周末还会看上一集《百家讲坛》。